



黃朝和

民國四十九年生

高雄工專畢

現職／台南市南英商工

作品／散文〈塵滿征衣〉、報導文學〈消失的台灣〉、新詩

〈旅塵〉、劇本〈遊魂組曲〉

曾獲第二十五屆國軍文藝獎散文銀像獎、二十六屆

金像獎、二十七屆報導文學金像獎、二十八屆短篇

小說獎

創作理念

文武合一教育在河山變色迄今數十歲月中一直被強調著，但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於國人的模糊意識裡，彷彿呈現著若即若離的不定關係。作者藉由主角人物投筆從戎的坎坷背景，來敘述這一種微妙，來表達這一份關懷，並寄望戰鬥和生活如同正義與人性在浮世中被純粹地看待。

不知是最後一役已經結束，還是第一場戰端尚未開啟，人們一方面半采萬千的擁抱繁華，另一方面卻冷漠輕鄙的看待烽火；以為若不是搦燃在遙遠的古代，便是燒灼於咫尺的電視畫面或電影銀幕。

「慕雄，慕雄。」于慧如輕輕敲門，「你記得今天要去議會吧？」

「什麼議會？妳沒看見旌旗飄飄戰馬蕭蕭，我赴前線殺敵去！」吳慕雄在房間裡正氣凜凜的答。

「慕雄——，你到底起來沒？」

他對著鏡子梳理頭髮，乍然發現兩邊的鬢角及頭頂長了好多莖白髮，左眼角也有一道深長的魚尾紋。過去兵戎羈旅的十幾春秋歲華中，他從未這樣仔細照鏡整容。

打開衣櫥想挑件衣服，雖然櫥子不大，服裝也不多，面對稀稀散散的幾件衣飾卻眼凝凝的猶豫起來。「混賬！」他罵自己，「出征就是披戰袍，有什麼可揀擇的？」於是取下黻漫筆挺的軍服往身上穿。是了，這才是英挺的自己。著裝完成跨出房門。「等等

，別開玩笑，慧如送你的西裝不是前天就取回了？」房東太太攔在門口問。出征穿西裝？這像什麼話，尚未開戰，居然讓房東母女倆指揮做這做那。他想起遠處更早結緣的另一個房東和她的女兒……

初到台南讀大學那年，因為報到截止前一刻才趕至，學生宿舍的牀位已經分配完。他在開元寺旁的小巷子裡找到一間老瓦厝，屋主並未張貼招租的紅紙，是他感覺院舍樸靜，主動叩門進去問的。房東太太將三合院最採光的東廂邊間騰空給他住，每月僅收五百元的租金。兩個月後，便不再拿他房租，因為他義務幫她三個讀國中國小的女兒輔導課業，原本已經不錯的成績變得更為突出。

雖然唸公立大學，兩處的家教收入應付生活開銷也綽綽有餘，但中部老家的經濟是那樣拮据潦倒，身為長男獨子的他，原本無意負笈南下，拗不過親友的關心始倉促報到。不得已，祇好再找份工作；碰巧，附近開元社區的一位送報老先生退休，很慷慨的將三百多份的送報差事讓給他。他在附近眷村內的腳踏車店買到一輛二十八吋的大鐵馬，骨架粗的鐵馬才堪承載幾百份的重報。待遇雖好，卻得風雨無阻的自每天清晨四點忙至七點半，連同一週四個晚上的家教，剩餘的時間少得可憐，房東太太看不忍心了，經常

偷偷的將他泡在臉盆裡的衣服洗淨晾曬。他仍挪時間指導她三個女兒的課業。

翌年暑假，父親病故，五年累積的醫療費共留下一百多萬元的債務。母親也因操勞過度而病倒；為了養家和償債，他忍痛輟學。起先在貨運行當搬運工打粗雜，晚上則騎著機車到夜市擺地攤。趁著工作的空檔也學開車，從小車開到大車，接獲徵集令時，他已領有包括大貨卡在內的多張駕照，並且將家裡的債款償清。

入伍前，他去台南探望紅瓦厝的房東夫婦和三位小女孩，老大余憶卿已如願的考取夢寐嚮往的高中。當他告訴她們家裡的負債還清，且就要應召從戎時，她們沒為他高興，反而動容淚湧。余憶卿送他到車站，他才知道她們是哀憐他的慘淡命運及少壯失學。他安慰她，退伍後他可以再考，當她的同學或學弟都沒關係。

三個月的新兵訓練在汗水淋漓的緊迫責張中完成。三千多名脫胎換骨的弟兄分別自中北部的幾個訓練中心集結至中壢龍岡的軍團司令部。眾夥在蟬的叫騷聲中彷彿恢復凡夫俗子對生命的憧憬與期待，因為下野戰部隊前，軍團部的一些單位要先來選人。

一群身材高挑服儀出眾的人馬先到；身段符合且沒近視眼的紛紛出列去候選，一問是儀隊，很多人又縮退；多半嘯咕著，帥氣是帥氣，卻可能要如同蠟像般不動的枯站幾

小時，連眼珠子都不能轉。康樂隊的人也搬來各型樂器；會吹奏唱彈的不少，都錄用的話，足夠組成數個樂團。工兵也開著幾輛龐然大物來，要找有大車駕駛經驗或懂重機械引擎的；他在列子裡依舊沒動。

幾部小吉普車載著十餘位氣質不錯的軍官來，問有無擅長繪畫或書法的；當場亮出墨硯色盤顏料及大大小小的書畫筆。起先沒什麼人出去應試，一大疊的宣紙棉紙幾乎無消耗，領隊的參謀官用麥克風鼓勵了幾次才陸續有人出場揮毫寫字作畫。學生時代他寫得一手好字，不論小楷或大字，小學和初中時期都是學校頭號好手，高中時曾奪過中部地區的金筆首獎。他知道，要是獲得那些長官的青睞，可能就是到幕僚單位握筆桿，或是為哪個將軍塗塗寫寫。他仍靜默在列子裡；兩年的粗活使他感覺書生生涯已經離他遠去，別說字還能不能寫得好，毛筆怎麼握恐怕都忘了。入伍前的那趟台南行，余憶卿送他到月台，火車鳴笛進站時，她伸手與他握別，握觸到她細嫩的小手時，她的淚竟像決堤般簌簌滑流滿腮。除了小妹祝福兄長的傷別，他知道，是自己長繭的粗手再度觸動她的悲憫之情。

後來，他被軍團部的特遣隊挑中，就像在訓練一支全能的精銳部隊，陸訓、兩棲訓

、山地訓、空降訓，樣樣都來。

吳慕雄獨自來到議會，廣場周緣的樹幹上掛著色彩鮮明的標語；有為他和他的團體加油的，也有攻訐的。于慧如要開車送他來，被他婉拒，他喜歡單刀赴會的感覺。

走進議場，有些人擺頭好奇的望著他；備詢席的主任柳將軍正與其他官員交談，他走到旁聽席的角落坐了下來。

西裝革履的議員們陸續進入議場，也有裝扮光鮮的女議員。一會，特別質詢及預算審查開始，尚未進入議題，幾位議員便為了程序問題，茶杯和案夾齊飛的互擲起來，甚至有丟皮靴的。雖說烽火無情，但戰爭是嚴肅的，這哪是戰場？他後悔自己穿了青綠戰袍來。

初次見識到場面那一役，戰場伸展得遼闊又深遠；才剛入特遣隊四個多月，除了日以繼夜的訓練，並不清楚戰爭是怎麼回事，更遑論戰場。他們奉令支援北軍團與南軍團的師對抗實兵演習，交戰地在大肚溪下游的中部平原。

右翼線旅自楊梅徒步走海線南下，他被分派支援左翼線旅；人馬暨武器裝備在中壢火車站進車廂上鐵皮時，大夥很高興，以為直接搭火車南進，豈料，列車往相反的方向

行駛，經過熱鬧繁華的台北，繼續駛向東北角，進出許多山洞隧道後，豁然映現沃野的蘭陽平原。列車在羅東站停靠，人員武器卡車吉普都下鐵皮。當晚，全旅弟兄分散在鎮郊的幾所小學夜宿；翌晨，眾夥全副武裝在意氣昂揚的戰歌聲中步向山川遙隔的大肚溪戰場。

長長的行軍隊伍像條季節的翠帶緩緩通過接蘭的百韜橋，蘭陽平原便在群密的遮掩中漸漸消失，隊伍傍著蘭陽溪谷向上游的涯岸邁步。隔天中午，一輛小吉普車從後面追來，向連長要走了他。原來兵器連的一輛大卡車煞車系統失靈，幹部們四處打聽，知道他的大車經驗豐富，特別找他去會診。引擎還好，煞車卻無法修護。營長問他可否將車子順利開出山區；他審視大地圖，眼前這條崇山峻嶺的武陵支線他沒開過，就算能夠開到中橫的梨山，轉往大禹嶺後的合歡霧社支線將更加險惡，入伍前跑貨運載蔬果時，他來往過幾十趟。他語氣堅定的報告長官，後撤至宜蘭維修較妥善，開到埔里盆地是不太可能的事。因為車上有迫砲和重機槍，營長要他勉為其難的試試，祇要到梨山便設法找零件換修。

他像騎著沒有轡繩的馬馳騁在忽高忽低忽左忽右的山間；經過一段較寬闊平緩的谷

地時，他看見路旁寫著「南山」的木牌地名。駛離部落，車子連續爬了幾個又彎又長的陡坡；當他恍如置身峰頂時，一陣山嵐飄來，遮蔽了視線，車頭瞬間下沉，車輪加速向下坡滑滾，他努力拉住沒有轡繩又已失控的馬；排檔推到最低速，熄引擎，掌穩方向盤。車子終於控取，仍輕微撞在路旁崖壁上。他下車檢視，雖是小碰撞，水箱卻破裂無法再駛。

車上的武器裝備分置其它車輛後，隊伍繼續向大肚溪戰場前進，僅留下他一人守車。原以為可等待過往車輛的援手，一俟徒步隊伍過完，嵐霧便全面籠罩，看錶，才下午三點半，直至黑幕降臨，二、三輛車子通過後，他便失陷在閩暗的夜裡。各種聲音斷斷續續自寂靜的山間傳來；有時彷彿遠處有人在高歌，有時又像近處有人在哭泣或聊談，有時是蟲鳴獸叫。他躺在駕駛座的長椅上輾轉反側；兩扇車門是帆布做的，沒配玻璃窗，即使開了門，上頭的三分之一也是透空著。找遍全車，僅在自己的行裝裡覓著兩包野戰口糧及半壺的開水，當下啃掉一包，直至後半夜，才在萬籟的乍響忽歇中疲憊入眠。

清晨，山野在曉霧淡薄中浮現。他往公路兩端各走了半小時，企圖尋找村落或野店，所看到的祇是青翠連綿的山林和蜿蜒無盡的沙土碎石路。回程訝然發現車子拋錨處的

另一邊路旁是片大墳場！墓塚不大，祇砌幾塊磚或石當碑記，又都已風化斑駁，故而昨日尚未察覺。

飢腸轆轆的將剩下的一包口糧啃完，壺水告罄了，沒咬碎的餅噎在食道間甚為難受。雖然溪谷很深，他決定下去取水；扛著步槍遠經墳場時，看見豎立在地上的木板用毛筆字寫著「公路邊緣起算十五米外係山地部落界限，外人未經允許，請勿擅入。」的告示牌。他猶豫了一下，仍提著空水壺一路滑滑跌跌的越過草坡及果園。半個多小時的光景，終於聽見潺潺水聲，他興奮的穿越溪邊的相思樹林，看到溪流的同时，卻被近在咫尺的一幅美麗畫面給攝住了雙眸。

相思樹桠葉微透的陽光下，一位長髮垂肩的少女赤裸著身軀在河裡洗浴，距離他僅十餘步，衣物就掛在岸畔獨立樹的枝桠上；彷彿溪流是自家的澡盆，一邊撥弄水波，一邊輕唱撩人的情歌。他覺得失禮，也想起自己嘴巴的乾渴，打算遠道別處取水，正要移步，少女驀然轉身，露出豐盈的酥胸和清秀的臉龐。原來溪水是淺的，她歌罷站了起來，除了小腿還在水面下，出水芙蓉般的夢幻胴體剎那間伸展在溪樹間。她舉步走向岸畔，取布巾輕拭水珠滑滴的膚體，拏衣服要穿，不經意的抬眸，發現綠衫荷槍持壺的他，

他像做錯事般，迅速逃離現場。

水沒喝沒取，換得一身汗水，跑回公路旁的落難處已近中午。一輛公路局的客運車自蘭陽方向揚塵而來，他欲攔又止，握著空水壺決心再下溪谷時，舉頭看見附近的山坡上出現一位頭插翎羽、肩負長弓，腰繫彎刀，手執長茅的劍俠人物。他有些緊張，因為方才逾越了禁區，且窺視到少女沐浴，怕那人是來尋釁。雄邁英姿，全副武裝的原住民下了公路朝他走來；他摸摸腰間的刺刀及肩上的步槍，彈匣其實是空的。

那人上身打著赤膊，鼻梁兩側的臉頰黝著白漆般的色帶。他主動跟對方打招呼，五十開外的中年原住民不但無一絲惡意，還略通國語。他詢問附近的環境狀況；原住民告訴他，到梨山尚要五十餘里，祇前行到幾戶人家的思源埡口就得徒步四小時，北退至南山村也差不多要走路四小時，近一點的話，就要直下蘭陽溪谷，溪的彼岸即是他們的小部落，一個多小時可到。和氣的原住民打開獸皮水囊，傾一半的水給他，臨去時提忠告：公路雖有車子往返，遠近山區卻有獸類出沒，山豬黑熊前不久都曾獵過。

一聽附近有野獸活動，趕在下午嵐霧飄臨前，他取出板手將後車台上的木質欄框卸下，縱橫交錯的圍繫在車門上。夜，在飢餓及幻影憧憧中再度來臨。

第三天，仍不見長官派人來修車，也沒任何補給品送來；除了下蘭陽溪取水，他總不放心離車太遠，有時忍不住想攔下客運車或貨卡搭到梨山找食物和材料，身為戰士應有的忠貞使他收斂投向文明的衝動，而路過停下來關心的駕駛員沒人能修補破裂的水箱，他身上也沒錢可託別人幫忙。接連又餓了四天；第七天早上，他意外從上衣口袋裡摸出兩張霉味很濃的五百元鈔，便打定哪個方向的车子先來，他就要乘往另一個方向去碰運氣。

一輛道班房的巡路車經過，將他載到南山部落。進入路旁雜貨店，瞧見散置在木架上的麵包，遞給老闆娘一張五百元鈔，二話不說的拿起麵包一粒接一粒的啃吞。老闆娘為他沖泡熱騰騰的生力麵，剛蒸熟的地瓜散逸著濃濃的香味，配合兩大瓶汽水，他又將整鍋的蕃薯一條條的嚥進肚裡。抬起頭想結帳並打探消息，乍然與一張似曾熟識的臉眸相遇；美麗的山地女郎笑問：「先生看起來像斷糧好些天的樣子？」

「怎麼看的？」他故作鎮靜的答，店棚內幾位閒散的中老年原住民好奇的注視著他。

「因為——你聽了別生氣我才敢說。」她俏皮的補充道：「方才我幫老闆娘細算，

您已經吞下九粒就要長霉的麵包，三包泡麵，還有五斤多的地瓜，還喝了兩大瓶汽水。

他靦腆的點頭，正要問修車廠的事，她又開口：「而且，若我沒猜錯，你這些日子大概是靠生飲溪水過活。」

是了，就是她！幾天前蘭陽溪谷如夢如幻那一幕的女主角。他匆匆起身告辭，女郎跟隨至客運車招呼站，嚴肅的問：「先生是打算扛著步槍長留在中央山脈和雪山山脈之間的荒山野外，守護無法動彈的破車？」

方才見到食物掉淚是肚腸受委屈的激動，這時女郎關照的話仿如敲擊心坎般，引起心靈淌淚的莫名感動。雖然祇是幾天，他以為世界都遺忘了他。

「謝謝妳的關心，我只想為那天的冒失向妳致歉。」

「你不用內疚，我們全部落的族人洗澡幾乎都在溪澗，女性安排在傍晚時分，那天是我違犯規定時間。」

客運班車掀捲著沙塵駛來，他向她道別，準備搭車回墳場守護車子。她伸手攔住他：「你若想試試運氣的話，別急著搭這班車，我帶你去看看樣東西。」

她帶他走一條通溪谷的步徑，才十餘分鐘便在半途的山坳發現一輛墜崖的大卡車，卡車的龍骨雖已斷折，水箱卻完好無損，而且型號與自己操控的那輛很相近。女郎告訴他，車子的駕駛沒死，而且一年多前已經另購新車。

他回墳場取來工具，拆下墜車上的水箱。她找幾個當地人幫他將水箱搬上公路，再攔車載回墳場邊。水箱修復完成，她留在那裡替他守車，他搭客運到宜蘭尋找煞車材料。

修好車輛趕赴大肚溪北岸的集結地時，師對抗才剛要開打。後來，他載著一支突擊隊越過大肚溪橋，長驅南下，直攻進南軍位於八卦山下的司令部。

師對抗結束兩個月後的暑假，他在長官們的鼓勵下順利考上官校。去鳳山報到前，他僕僕風塵的到蘭陽溪上游的谷地部落找她。族人說，她是孤女，父母已亡故多年，幾年來一直在台中半工半讀，很少回部落，前陣子剛從商專畢業，故而在家鄉多待一段時日，如今又去城市謀職了。南山部落的雜貨舖老闆娘是她姑媽。他轉往南山村，老闆娘也不知她的去向。從此，音訊杳茫。

「學長，學長！」柳將軍的參謀來旁聽席叫吳慕雄，「快輪到審查我們的預算了。」

會前的一場熱身架剛打完，工作人員忙著收拾整理議事廳。吳慕雄略感疲倦的閉起眼。

當他還披堅執銳戍守離島前線時，師部的各級長官，以及知道他要報考教育部所轄文學校的軍訓教官職的同僚或部屬，對於他的決定，幾乎都不相信。那時，他的功績點數在所有野戰部隊的營長中名列前茅，而且到三軍大學的指揮參謀學院深造過，成績是第一名，向來公認前景光明；因而紛紛揣測他若不是厭膩了駐地頻移的漂泊歲月，想回家奉養衰病的母親，便是突然對文武合一的國防通識教育萌發興致，想把經驗學能傳授給莘莘學子；或者兩樣都是。

若說年年流落在外有愧家人，自古行俠江湖的英豪和效命沙場的征人哪個不是這樣？何況他單身未婚，兩個妹妹雖遠嫁城市，山上的家剩下孤零的母親和一小塊向林務局租賃的果園，彼此的牽掛藉由心靈的相繫也早已習慣。

師部退回他的申請表，那時，他是前線一座小島的指揮官。休假時，搭船到師部見師長；師長郭將軍劈頭數落一頓，不外軍人的事業在戰場，戰，就戰在前線之類豪情壯

志的話。不久，郭將軍調職，他又去面報新師長，堅決的表示戰地防線雖然劃分前後，但國防卻是全民的，況且老母衰邁，家園荒廢，希望暫別萍蹤浪跡的生涯。

哪裡有停止流浪？一年多前，他接獲國防部和教育部的派職令，隻身返回台北盆地邊隅的這所高中擔任軍訓教官。報到的第一天下午，他徘徊在學校附近問租房子，習慣了戰地的寧靜，下班時刻的街巷令他覺得擾攘。

他找著小公園旁的公佈欄，拿出小筆記抄錄貼在上頭的紅紙條。驀然聽見身後女子的尖叫聲；他轉身，是位騎單車的女子被機車撞倒了，載著銳利鐵條的騎士頭也不回的加足馬力逃逸。他追趕幾步，記下了車號，回頭發現被撞的女子仆在地上哭泣。原來她的白色套裙被肇事者的鐵條勾破了，扯裂一大片的裙擺暴露著大腿，晰白的腿汨汨淌血。圍聚過來的路人竟袖手旁觀，他立即脫下雙肩各佩著兩棵梅花及步槍刺刀徽誌的上衣為女子裹傷，並遮掩腿臀。圍觀的人把邪睨的眼光轉向剝穿背心內衣的他；他攔了計程車先送她到醫院敷藥包紮，然後送她回家。

房子沒租到，他購買了一張草蓆和一隻睡袋回學校；把行囊丟在辦公室角落，擺下地舖暫時停棲。他想不通路上那些混蛋傢伙為何會以如此冷漠戲謔的態度看待這樁事。

早昔，初到閩江口戍守前線島嶼時，敵人常在夜間集結幾十或一、二百艘漁船將小島團團圍住。坑洞及碉堡內的弟兄們在睡夢中驚聞戰備鈴，匆促趕往砲陣地和機槍掩體就位，一看海面，四周三海涇的海域警戒線外，圍成圓圈的燈火通明，盡是挑釁的敵船。

島實在是小，漲潮時大約是一個體育場大，就駐守一個連的一百多位弟兄。敵船忽進忽退的在警戒線上逗鬧；幾分鐘後，指揮官下令驅離，照明彈先拋射，震撼警戒彈隨即轟過去，敵船受嚇，紛紛逃離。狀況解除，弟兄們面面相覷，祇因急忙中幾個弟兄緊張的忘了束整戰裝，全身光溜溜的僅著一條褻褲應戰。那島沒發電機，坑道及地洞空調不理想，司令部特准卸衣而睡，但必須能在一分鐘內著裝完成作戰準備。這些老百姓何不去看看他們裸身迎戰敵人的精彩畫面。

車禍女子的家就在學校附近，一星期後，她訂製一件新的青綠軍服到學校還他；或許車禍當天的氣氛緊迫，他這才發現她流露著清秀端凝的氣質與容采。當她知道他天天打地舖，迄今無棲泊的住所，回去與她媽商量；獲得允許，他搬進于慧如的家成為她們的房客。于慧如在中央圖書館史料室做編研，父親已逝，母女倆相依為命。

「本席堅決主張刪除這兩筆軍訓經費預算。首先說明人事經費部分，眾人皆知，軍訓在校園雖然標榜文武合一的教育，可是教官們個個不學無術，說穿了是堆大老粗的冒牌貨，拿什麼來給莘莘學子傳道授業解惑？……其次關於實彈射擊的彈藥經費部分，學生到學校是為了求新知做學問，甚至以升學為重，打靶是件勞師動眾又危險的事，而且，現在解嚴了還有仗可打嗎？……」

發言的林天來議員是吳慕雄小學的同窗，功課很差，初中沒考上，拜國民教育延長之賜升學國中。吳慕雄考上大學時，林天來才剛進入一所私立五專就讀，五專共讀了七年，學業差不打緊，平常盡會投機取巧。

他在野戰部隊的步兵連當副連長時，林天來剛從新兵訓練中心分發到他那一師，且是同一旅同一營。每次遇到營部幕僚或其它連的幹部，總看他們搖頭，說是從未看過林天來那種下三爛；單兵戰鬥不行，體能戰技更差，抄抄寫寫的文書作業也不會，沒有一個單位調教得起那窩囊廢。

後來，林天來被丟到他那一連。一方面為團體著想，一方面關照同窗；他建議連長，不如讓林天來去整理廚房環境，負責飼養照顧連上的十幾頭豬。那傢伙能夠安然混完

兩年的義務役不但沒感謝他，如今又混進城裡，不知用什麼騙招選上民意代表，居然假借民意將茅頭對準他和他的同僚。而原因祇是林天來一房遠親的兒子，上他的國防體育超越障礙課時，不慎從獨木橋上摔下。獨木橋的高度不過一公尺，因為下雨積了約半公尺深的水，那學生通過時因為膽怯緊張而搖晃落水，濕了下半身的褲子，此外，並無任何創傷，不料回家之後感冒了幾天，家長及議員同窗便將滔天罪條加到他身上，且發佈了新聞；他是被叫來特別質詢的。

「吳慕雄，吳教官，你可來了。」林天來轉頭瞧見兀自坐在樓上角落的吳慕雄，「可知這回連累多少人陪你遭殃？」

林天來看他端坐凝神沒反應，又冷言道：「吳慕雄，別以為躲躲藏藏就可以沒事；有膽趕快下來！」

吳慕雄走到議場前的備詢台，站在主任柳將軍的左後方。

「各位同仁，吳教官是我小學同窗，我珍惜這份情都來不及，不會刻意攻擊或醜化他，更不會污蔑所有軍訓教官。上個月的事情，大家都看了報紙，本席也有詳細的書面報告。像吳慕雄這種缺乏愛心，也沒有豐富學識的人，留在校園徒然誤人子弟；他

的同夥們學歷學問也好不到哪裡，怎堪為人師表……」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軍人的事業固然在戰場，」吳慕雄在柳將軍的示意下站到麥克風前，「身為軍人未能戰死沙場難免會引發爭議或指責，這也是古來忠魂烈士令人敬佩追懷的原因。打從我自前線島嶼調回校園教育崗位，便已有這樣的心理準備。對於一個有心人一個精進者來說，祇要他不忘自己的志向自己的初衷，要轉移個舞台換個角色，並不是很困難的事。如同各位女士先生，你們進入議會為民服務之前，並不都是已經嫻熟議事或精通政治，但各位都在通過民意的考驗及選擇後，努力不懈的施展了抱負。我的軍訓同仁也一樣，全都經過歷練經過考選。學生跌落障礙場是件平常的事，就像運動員在練習時摔了一跤一樣，這應是安全範圍內可接受的狀況。我個人很卑微很淺薄，對於落水學生的感冒生病深表難過與關懷。無論在部隊在戰場，或在校園在操場，無論山河變或時代變，軍人對國家民族的那份赤子情志永不變，感謝各位女士先生給我這機會。」

「放屁！我叫你來認錯賠罪的，竟然不要臉的演講起來；想賺人眼淚，藉機替你的長官及草包同僚們斂財騙預算啊。」林天來站起來對著吳慕雄皆罵。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在我們選擇執戈衛國之初，榮譽已儼然成為第一生命。我們不想計較個人的毀譽，但要為團體提些表白。戰爭與國防並非林議員所講的那麼簡單與廉價，學校更不應祇做為培育個人主義和溫室花朵的園地；我們幾曾脫離過戰火的威脅？……」

「操你娘！吳慕雄，你膽敢駁斥本席；我找你單挑！」林天來氣得站起來將茶杯擲向前台。

「若是法理站得住的話，何須循私單挑？若是各位女士、先生以及我的長官同意單挑可以取代公事公斷的話，吳某願意接受林議員文場或武場的指教。」吳慕雄說完轉身離開答詢台，頭也不回的踏出議場。

傍晚，于慧如下班返家，迫不及待的去敲吳慕雄的門，門半掩，沒回應，她推進去，裡頭清理一空，祇剩她送他的那套西裝。她衝出門找人，在巷口撞見母親，母親黯然道：「慕雄去火車站了，剛走，東西都已收拾託運。」

她攔了計程車追到火車站。吳慕雄購完車票正要走向剪票口，被她叫停腳步，「好端端的為什麼不告而別？你那議員同窗真那樣厲害！」

「慧如，對團體來講，我把相關於榮譽的事都視為嚴重的有如進行一場戰爭；對我個人來說，每件事情都很認真，但也很灑脫。妳是歷史學者，知道怎樣看待真相，謝謝妳和妳媽的照顧，有緣再會！」

于慧如噙著淚默默看著他通遞剪票口；他回轉身，看她還在，向她行舉手禮，轉身水提起行囊走向月台。

「吳慕雄！」入口處有人大聲喊過來。他回頭看，慧如仍站在剪票口，主任柳將軍和參謀已疾步走到她背後。

「對不起主任，早上給主任添了很大的麻煩。」吳慕雄隔著剪票口的圍牆向柳將軍致意。

「什麼傻話，我正要告訴你好消息；不但預算全數通過，那些反對派的議員還特別激賞你呢！」

「謝謝主任的鼓勵，列車快進月台了，我回家耕田無怨無悔。」他望著于慧如又輕輕道：「請妳多珍重。」

「說走就走！哪有逃官這樣瀟灑的？除非你再幫我完成一樁任務。」

「主任祇管指示，我一定效勞。」

「我從于小姐家趕來，當前唯一的任務就是將你和于小姐一起帶回她家。再想辦法幫你安置一間眷舍，好讓你把家鄉的母親接來，然後……，你先出來，離開車站再說。」

脂粉氣愈為摩登的現代男性中，雖尚殘留一些大男人沙文主義者，惟是這大男人不
等于今之千萬人不一見的漢子。這個變動不定的陰黯末世，獨缺無限創發的陽剛銳氣——
「青衫」成「夢」，作者非僅道出其焦渴的重重心事，且更足徵廣眾久經連綿陰雨之
盼艷陽的潛欲。

作者所塑造的夢中人物，乃今代已屬稀有動物的理想典型的魯男子，彰顯了人生須
何者執着，何者灑脫；執着的是「英雄氣長」，灑脫的則是「兒女情短」。此兩者本不
相容，卻也可以各行其事以至恰到好處的併存而會通。沒有身歷百戰，也是一戰再戰，
戰于非烽火、準烽火、過遠于烽火的戰場，人生原就是如此才稱壯美。作者無意嘲弄卻
于無意間嘲弄了現前時興以暴凌弱，放棄正義之戰而為數眾多的貪婪懦夫。

七十二篇參選作品中，這是一部以豐富龐雜見稱的佳構，氣魄宏觀優于第一、二名